

融匯東西文化

錢穆勸讀「六祖壇經」

● 鄭家駿（旅美作家）

一九八五年春回台灣講學，在浙江大學校友程光裕學長的家裏看到錢穆（賓四）先生早年給光裕兄寫的字，清雅秀逸，心儀不已，讚慕之際，忽聽光裕兄問我，可有興趣去見錢老師（錢師曾在浙大授過課。余學也晚，未能親聆講解）。我說你這問題問得妙極，我當然有興趣去見老師，要緊的是老師有沒有興趣見我，光裕兄說無妨，他明天就去找錢老。

學化學的前來請教

第二天光裕兄到外雙溪素書樓去，說：「有一個姓鄭的從美國回來幾天，是學化學的他頗想來拜訪您，不知您有沒有空見他。」

錢師笑說：「這個真有意思，我一生不知道有多少王侯將相，飽學鴻儒來找過我，好像不記得有學化學的要來跟我談話，歡迎！」

歡迎！明天下午故宮博物院有個會，我不去

次日和光裕兄及一位楊醫師去素書樓拜

見錢師和夫人。錢老師雖然眼睛已經看不大清楚，但身體甚好，九十多歲的人笑起來好慈和，分賓主坐下後，他仔細看看我說，你好像有些白頭髮，對哦。老先生問些在美國的情形，又談談大陸的情形，人文地理無所不談。跟錢師聊天，真正瞭解「如沐春風」的意思。

談起東西文化比較的時候，我問錢師，今日的中國人應該選些甚麼書來讀，錢師回答，除了一般經史子集必須讀以外，還須讀一本書：六祖壇經。

傍晚辭別，一老還親送到小園門口，我

以及六祖惠能的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兩偈久已家諭戶曉，但是讀的時候想想，覺得兩個「塵埃」的意思並不完全一樣，神秀的塵埃是指世間的灰塵，而六祖的塵埃不可能是同樣的東西，否則與「本來無一物」相背，大概是指雜念。

一九八七年秋又回台灣，授課之餘，隨光裕兄去外雙溪素書樓，錢師那時已中止在家給學生授課，但健康一如往昔，是夫人照料之功也。我告訴錢師，已經將六祖壇經讀了一遍。

不夠不夠，錢老師說：你至少要讀三遍才能有所領悟，這次辭別時，錢老師又贈我幾本他的著作。雖然他眼睛幾乎看不見，還坐下來慢慢簽上名。

六祖爲何離少林寺

回美後，抽空又將六祖壇經讀了一遍，

想到一樁奇怪的事。說來那時少林寺的和尚

都是得道高僧，爲甚麼當五祖弘忍將衣鉢傳

菩提塵埃解釋不同

六祖壇經中，神秀的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

給六祖時，要秘密在三更半夜做？並且勸六祖惠能帶著衣鉢趕快逃離少林寺，免得大概覺得衣鉢是惹是非之物，從此不再傳衣鉢，所以佛教禪宗祇到六祖。

這種爭名奪利的事在許多西洋宗教中屢屢發生，那是因為那些宗教充其量祇是小乘之學，教徒一般眼光短淺，胸襟窄狹，不足為奇。但是一天到晚講四大皆空，八風吹不動的人，居然也釣心門角，不能脫卻邪迷，甚矣知難行亦不易也。

後一年看到台灣新聞報導，錢老師夫婦住的素書樓，竟為幾個不學歪術，數典忘祖的浪痞，假借名義橫奪過去（奇怪當時在台沒有言九鼎的人，能仗義直言）。老夫婦於遷居後不久，就傳來錢師仙逝的消息，令人痛心憤恨。

在接到錢老師辭世消息後不久，我又拿出六祖壇經來再讀一次。

儒釋道都貴在悟性

錢老師的話很有道理，再讀壇經，才知佛法是入世的，不是出世的，要靠自己尋求，並且佛法不是消極的，而是積極的，試看

「一念悟時，衆生是佛。故知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，頓見眞如本性」。「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」、「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」。「善知識，悟無念法者，萬法盡通」、「若口有物不思，念盡除卻，一念絕即死，別處受生，是爲大錯，學道者思之」，壇經這個說法，與老子的道德經是相輔相成的，道德經裏說：

「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，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。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辭。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」

再看四書裏的大學篇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」及中庸篇「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」「誠者、自成也，而道，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」

我們能夠領會，在儒釋道的最高境界上

，都是殊途同歸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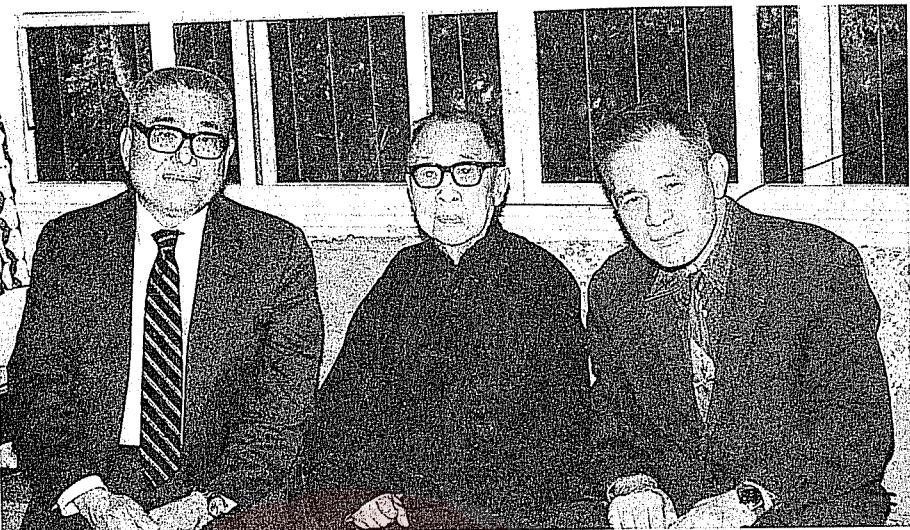
六祖與聲樂家妙諦

六祖不識字（壇經是弟子所記），而能夠在不受文字約束中海闊天空的去想，此中確有真意，近世意大利有一位名歌唱家泊伐意蒂，此人不識五線譜，他的老師說，他所唱的歌都是聆聽別人的聲音後記下學來的，先天的歌喉，融會後天的技巧和揣摩思想，使他成為多少年來世界上的第一男高音。天馬行空，就可以擺脫一切束縛。

錢老師已經不在了，否則回台灣時又可向他請教。

我知道他會說甚麼。

不夠不夠，再回去讀三遍！



一九八五年錢穆（中）與程光裕教授（右），作者鄭家駿（左）在素書樓合影。